

關於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研究卷帙浩繁，充滿了恭維與攻訐。

一戎戎馬倥傯的他們，先是武鬥（發動戰爭），然後是文鬥（政治鬥爭）……

無數人都在追問：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

人們雖然無法認識絕對的「毛蔣」，但無論是大膽假設，還是小心求證，都可以這麼表述：他們面對艱難（尤其是內訌），總是憑著堅強的意志和智慧，處變不驚、當機立斷，時而城府深厚、時而豁然大度。今天海峽兩岸所享受到的政治文明、軍事文明，一直延伸到經濟文明，可以說都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遺產。是他們率領近現代中國的政治家、軍事家們，創造出了一個不同於自秦以來的社會制度。

但以上種種在「歷史從我開始」的浮躁歷史觀控制下，依舊無法給出結論。

學者朱學勤說：「這個民族之所以思維弱化，與我們不斷簡化歷史、曲折歷史有關。」讓人感慨。我想，如果另闢蹊徑呢？把對他們的懷疑放到同一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平行考察求證，或許可以進入到這個問題的本質，亦或許能夠更

加接近真相。

我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迷，我愛他們。在零星看到他們做丈夫、做父親的文字時，常會淚流滿面，於是有意蒐集有關他們的材料。當閱讀了百萬字的資料後，一個切入點呈現出來：公元一九二七年——民國十六年。

那一年，毛澤東與蔣介石平行地進入各自想進入的人生轉折點，也是兩人的權力轉折元年。毛澤東成功地將一支失敗的隊伍，變成了忠於他的軍隊；從一名書生，變成了他自創理論的踐行者。蔣介石則成功地擺脫蘇俄，戰勝其他軍閥及黨內對手，實現了孫中山的部分遺願——建都南京……

那一年，是決定毛澤東、蔣介石命運成敗關鍵性的一年，也是他們思想開始形成的重要一年。那一年裡，中國人才輩出，這些人才在各自的領域都做了翻天覆地的事情，最終卻只有毛蔣二人脫穎而出。

那一年，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家庭都發生了重大變化。人們以為不存在的東西，其實可能是存在的。例如根據廣泛宣傳的毛蔣性格思想，難以想像蔣介石居然會在大戰的空檔，以深夜坐車兜風的形式，追求他心儀的女性；而毛澤東會在連自己都前途叵測的狀態下，浪漫地與一位井岡山的女戰士談起了戀愛……

選擇一九二七年作為對毛蔣二人的考察，嘗試將史實與釋史同時變成另一種文字，也許能

夠達到了解所謂真相的目的。我開始進行專題性的材料收集，經過兩年多收集整理，掌握的材料文獻已達近千萬字了。

二〇〇八奧運結束後不久（有湖南人高喊，沒有當年的毛澤東，就沒有今天的北京奧運會），開始動手寫這部著作。

當寫完「引子」後，卻發現自己是在拚命踮起腳尖來看一九二七年了。眾多材料文獻的相互印證，讓我沒有看得更清晰，反而感覺造成了更大的漏洞，甚至一些被公認的史實都出現了破綻。在我的眼前，儘管飛揚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，但要把它們變成嚴謹、客觀、詳細、好讀的文字，卻往往無從下筆。哀嘆：「秋風下落葉，衰草抖斜陽。」

這時，有位出版界的朋友告訴我，如今寫史的方法，要用現代人的閱讀習慣，順著歷史的主線，刪繁就簡，浩浩蕩蕩，摧枯拉朽，直搗黃龍。這番跟「釋史」有關的話語猶如醍醐灌頂。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，讓我練就了能做出符合讀者需求的記錄本領。在對一九二七年前後毛蔣這兩個中年人的生存狀態、甚至生活習慣以及他們的性格有一定的了解後，對一些無法下筆（可能是不存在）的事件，根據自己的判斷，終於可以往下解釋了。

歷史總是在驚人地重複。不敢說本書中的文字完全嚴謹、客觀，但可以說，這些文字沒有被「工具論」所束縛，其中的事件亦可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。只是遺憾，還無法親手觸摸到最前沿的一手文獻，以及各類未解密的檔案。但我想，檔案難道就是真實的嗎？本書裡涉

及的大多數人物都是一本史書，要真正立體地探尋記錄他們幾乎沒有可能。而這又正是隱藏在歷史深處的真相的魅力，吸引著幾代、甚至幾十代人如愚公移山般不斷挖掘。我所做的，僅僅是一毛而已。

在歷時二十二個月的寫作中，有時會忽然很羨慕那些太史令，不管是春秋筆法，還是秉筆直書，至少他們記錄的大多是真相。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要想掌握真相反而太難！

本書的正文中，引用了許多已公開的材料，在此向這些材料、文獻的作者致敬致謝。

對他們在考證歷史時出現的焦躁，我有切身體會。因為想把此書寫成一部介於歷史與紀實之間的書稿，所以沒有做注釋。要真摯地向「參考文獻」的作者們道一聲：各位老少爺們，謝了！真謝了！

另外，民國年間的姓名都由姓、名、字、號，甚至筆名組成。為了方便讓讀者清楚辨識，我挑選了最為人們熟知的，或名，或字，或筆名。可能不夠嚴謹，但易懂。如汪精衛可叫汪兆銘、汪季新；毛澤東可叫毛潤之、毛詠芝；蔣介石可叫蔣中正、蔣瑞元、蔣志清等。

當然還要謝謝我的家人。這部書稿與我以前的寫作習慣一樣，先手寫，再打字修改。妻還是擔任打字工作，三十四萬多字的書稿有八公分厚。她雖然對我的字熟悉，但對這段歷史並不熟悉，眾多的人物和事件幾乎讓她昏了頭，不時要查文獻核實，難為她了。兒子朱一村對這部著作也有貢獻，對書稿進行校對，凡是覺得有疑問的地方都一一指出，使我得以反覆斟酌。

好朋友陳文定先生看了書稿後，由於對圖書市場的敏感，指出此有很可能會引起讀者重視，熱心向出版社推薦，並擔綱出版策劃。還要向曾經編輯過此書的王菊芳女士表示謝意。也向本書的責任編輯鍾衛芳、宋軍占致敬，謝謝他們看好這本書。

期待各位老少爺們的閱讀與指正。

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於南昌塘山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北京海淀城華園